

前央视副台长孙玉胜忆敬一丹：

她温和，但说出的话分量不低

9月17日上午，著名主持人敬一丹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

9月13日，敬一丹去世的消息传来，前央视副台长孙玉胜正在长春参加母校吉林大学80周年校庆活动。9月16日，孙玉胜回到北京，送别故人最后一程。

作为1993年央视新闻改革的操盘者、新闻评论部创始人，孙玉胜与敬一丹共事逾三十年。从同在央视经济部的初识，到《焦点访谈》筹备时的邀约，再到她退休时的聚会、病倒前三个月的畅聊，孙玉胜的回忆勾勒出一位“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电视人形象：她以科班功底为底，以温和表达为刃，在舆论监督性报道中留下了独特的女性视角与“中庸”智慧。

“从播音到主持，她起步很早”

孙玉胜与敬一丹相识于1980年代后期的央视经济部（CCTV-2，现财经频道前身）。1984年，孙玉胜加入刚刚成立的经济部。1986年，敬一丹从北京广播学院硕士毕业，1988年进入央视，“当时，普通专业硕士生都很少见，更别说学播音的硕士了”。

“敬一丹并没有因为学历高，又是播音专业高材生而高高在上。在我的印象中，她入台后并不只是厮守在演播室和话筒前，而是经常跟记者到前方采访，了解社情民意。她为人谦逊平和，性情朴素真诚，形象端庄大气，做派从不张扬。我觉得这些都是她日后成为著名主持人的内在品质。她的主持魅力，可谓老少皆宜。”

1993年，敬一丹创办《一丹话题》，这是央视首个以主持人本名命名的栏目。孙玉胜虽未直接参与该栏目，但对其评价颇高：“当年央视主持人多集中于文艺和专题节目，新闻性节目主持人并不多。她转型很早，从播音转向主持，开始自主表达。”在孙玉胜看来，新闻播音员与主持人的核心区别在于：前者只播报新闻稿，第一要求是准确；后者则需要自主表达，需要思想和观点，对节目本身要有一定控制力。

同年《东方时空》开播，随即新闻评论部成立。1994年筹备《焦点访谈》时，孙玉胜第一时间联系敬一丹：“台里决定在《新闻联播》之后办一档新栏目，名字还没最后确定，内容主要以舆论监督和关注社会热点为主，现在正物色主持人，我觉得你合适，建议考虑一下。”

孙玉胜说：“敬一丹刚来评论部时，我曾跟她说，你的主持风格‘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当时我说的‘传统’，是指她毕业于播音专业，而播音员只是读稿，过去很少有人离开演播室和配音间。而现代新闻节目主持人必须有采访的历练，对社会现象有敏锐的

发现和洞察——这句话后来她引用在自己的书中，称之为‘中庸’。她不那么偏激、锋芒毕露，也不咄咄逼人，而是柔中带刚。在温和的表达背后，说出的话分量并不低。”

这种风格在舆论监督性栏目《焦点访谈》中尤为珍贵——既保持了舆论监督的力度，又避免了过于对抗性表达。“而且《焦点访谈》并不都是监督性节目，有时也有一些温情故事，这些节目由敬一丹主持效果就特别好。”

孙玉胜认为，敬一丹完成现代主持人转型是1996年《东方时空》1000期之后的改版。“与过去相比，改版的一个重大变化是设立了总主持人。特别是增加了一个三分种的《面对面》板块，每天为总主持人敬一丹、白岩松和水均益等提供话语空间，他们就当天的热点新闻和社会现象即席发表点评。这对主持人的新闻敏感和文化养成无疑是极大考验，她的语态和表达方式开始变得更有特色和深度，在主持人的个性结构上也更加丰富。”

“20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孙玉胜回忆道：2015年4月底的一天，评论部时任任何绍伟告诉他说，30号下午是敬大姐退休前最后一次录制《焦点访谈》，您到演播室吗？另外晚上咱们小范围聚聚如何？白岩松和水均益也参加。“我说好啊！要以《东方时空》企划组老同事的名义。我想，何绍伟的提议肯定是因为我20年前两次邀请她加盟评论部，应该有始有终。”

当天下午，孙玉胜去到新闻中心二楼150演播室——这里便是包装录制《焦点访谈》播出节目的地方。“主持台后面是一块大屏幕，录制节目时编辑会选一帧当期节目的典型画面压在屏幕上作为背景。这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堪为一种新闻演播室设计的突破，原始创意出自我。随着电视分辨率技术的进步，这块大屏幕换过几次，但格局始终没变。”



2015年4月30日晚，聚会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水均益、孙玉胜、敬一丹、何绍伟、白岩松。

“我进入演播室时，当天节目已经录制完成，屏幕上压了一帧专门为敬一丹退休设计的画面。评论部主任、制片人和几位记者、编辑代表在等我和黄传芳副总编辑。我对他们说，我为当年向敬一丹发出邀约并有今天的成果感到荣幸。敬大姐现在是《焦点访谈》的符号和标志，她的到来也象征台里其它中心的主持人开始向新闻评论部集结。栏目年龄与人的年龄不一样，21岁的人正年轻，21岁的栏目已经是老品牌，祝愿《焦点访谈》永葆青春活力！”

“我记得敬一丹当时说，《焦点访谈》挺奇迹的，21年没有换过演播室，在这里发生了很多故事。从1995年元旦我在这里，到今天我又在这里，20年我无数次在这里说那句开场白‘各位观众’。和一个栏目相伴20年是谁也没有想到的，20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它已经具有生命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一种职业。她这番话朴素而深情，眼里还泛着泪光，大家都很感动。”

2015年4月30日晚，敬一丹看着自己主持的最后一期《焦点访谈》开始播出后，从台里匆匆赶到央视对面的“莎莎米粉屋”，一个普通的湘菜小馆，与孙玉胜、何绍伟、白岩松、水均益聚会。“那天白岩松和水均益先到，我值完《新闻联播》的班也到了。白岩松调侃我说，‘以前都是等孙台，今天轮到等敬大姐啦。’敬一丹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守时，那天情况特殊，《焦点访谈》栏目组为她预订了蛋糕，她在这个告别的小仪式结束后才赶来。她过来的时候，《焦点访谈》播出刚巧正要结束，三位主持人以屏幕为背景拍了合照。屏幕上，敬一丹正在说着节目结尾的话。”

孙玉胜回忆说，那次聚会很轻松，敬一丹也很开心，还为每人发了一本她签名的新书《我遇到你》，一点都没有沉重的告别感。白岩松当时还开玩笑说，《感动中国》离不开敬大姐，我们可以一起主持到70岁啊！“敬一丹后来果真又主持了几年《感动中国》，她是评论部里较早到了退

休年龄的人。”

“让最美好的形象留在永久的记忆里”

2026年2月26日，孙玉胜约敬一丹和白岩松到位于北京的凤凰卫视总部办公室聊天叙旧，为他的新书《又十年》写作积累素材。“谈话过程我录了音。见面时，敬一丹又送了我一本她写的新书《走过》，并说‘今年71了，这可是我写的第十本书。’我与白岩松齐声说‘你哪像70岁的人！看着也就60岁。’她退休后还这么勤奋，令我赞叹。”

那次聊天，敬一丹谈了她到评论部最初的感受。她说：“其实我40岁在经济部的时候，没意识到年龄，到了评论部我才意识到这还真是个问题，因为评论部同事比经济部的平均年龄小。如果不是到这儿的话，40岁的我肯定就是按惯性走了，然后就是惰性。来这20年，我一直庆幸自己在40岁的时候有这个选择，这里太年轻了，我说的还不仅是年龄年轻，是状态太年轻了。”

孙玉胜记得，央视新闻评论部初创之际，整体平均年龄不过30岁左右，白岩松、水均益等年轻人正风华正茂。“平日言谈中，也能感觉敬一丹有些压力，但她很快就融入了团队，一干就是20年，赢得了大家的尊重，我们都喊她‘敬大姐’。”

“敬大姐在哈尔滨突发脑溢血的事和可能的结果，当天我就知道了，震惊不已，因为就是三个月前，她和白岩松还在我的办公室谈笑风生，一同回首评论部和央视新闻改革的往事。她回北京治疗后，我本想去医院看望她，但白岩松不建议大家去，理由是能让最美好的形象留在永久的记忆里。我觉得这话也有道理，确实不想让ICU的场景覆盖过去那么多灿烂明媚的瞬间……9月13日一早，我正在母校参加活动，是通过手机得知她离去的消息，虽然已有思想准备，但依然悲痛万分……”孙玉胜说。

王净

敬一丹：
“感谢这世界，
让我走过”

敬一丹是包揽前三届全国金话筒奖的主持人，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位“三连庄”金话筒得主之一。

在《焦点访谈》期间，敬一丹的风格曾被同事评价为“心太软”，她自己也承认“不够锐”。但她将自身定位为“沟通者”，认为“独到的言论不在于声嘶力竭，而在于好好说话，和观众平起平坐”。这份温和与理性，让《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多了厚重与共情。

2015年4月30日，敬一丹主持完最后一期《焦点访谈》后正式退休。节目结尾，她没有说那句说了20年的“再见”，只是深深鞠了一躬，轻声说了一句：“明天就是五一了，《焦点访谈》在这里祝您愉快。”

今年5月30日，敬一丹以嘉宾代表身份出席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2026年毕业典礼，发表题为《我特别喜欢的四个关键词》的演讲。这是她病倒前最后一次公开发言。

在演讲中，她围绕“珍惜心动”“主动沟通”“自我调适”“寻找‘明师’”四个关键词，回顾了自己走向新闻的起点——研究生毕业后，她在北京一个雨夜见到了市场经济早期的开创者，“那些见解，那些思想，让我想走近他们每一个人”。

演讲最后，她这样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退休的时候回望职业生涯，我就在想，我做了什么最有价值的事儿呢？那就是：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推进文明的进程。”

敬一丹退休后先后出版《我遇到你》《那年那信》《床前明月光》等多部作品。2025年出版的随笔集《走过》以二十四节气为时间轴，串联起她大半生走过的路。她在书中写道：“感谢这个世界让我走过。”这句话，最终成为她留给这个世界的告别语。

邬成鼎